读史札记

清雍乾之际勇健营兴废考

吴昌连

在平定准噶尔蒙古的过程中，民人并非清朝的作战主力，但在雍正九年（1731），清廷也曾从各省召募强悍民人进京学习技艺，组成勇健营，并将其作为八旗兵、绿营兵的补充力量，送往西北军前效力。不过，勇健营在乾隆元年（1736）便被取消了建制，此后再未得到重新组建。勇健营存在时间不长，是目前所见清朝利用民人军团参与平准战争的唯一一次尝试。清朝文人对其缺乏关注，大多认为清朝设立勇健营的意义是清理了各地盗贼，维护了地方治安。礼亲王昭梿所言尚属含蓄："故当时盗贼稀少，四海靖谧，论者谓帝善于牢笼勇士，不使其为非也。"① 更多则径称"一时北省盗贼绝踪""故地盗贼绝踪""于时盗贼无警""内地盗贼绝踪"。② 此类暗示盗贼充斥于勇健营内之观点，实则不宜轻信。学界对清准战争有不少研究，但对勇健营则缺乏关注，只在论述雍正朝的平准战争等议题时，简略谈及过勇健营。③ 鉴于尚无专题研究且清人的认识存在误区，本文将通过满汉文档案，辅以《清世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及方志等史料，揭示勇健营的兴废始末和历史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一、组建经过

勇健兵之召募始自雍正九年三月清廷发布的上谕：

> 我国家武备修明，兵力壮盛，超越前代，良由教养多年、训练有方之所致也。朕思天下至广，人材至多，各省之中，膂力超群、艺勇出众之辈，未曾收入营伍者，不知凡几。此等之人，若听其弃置于无用之地，深为可惜。着各省督抚等于所属地方民人内，召募拣选人材壮健、技

［收稿日期］ 2023-03-20
［作者简介］ 吴昌连（1993—　），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23，wuchanglian@smail.nj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19）阶段性成果。

① 昭梿：《啸亭杂录·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27 页。魏源《圣武记》之评价与其类似："雍正中，海内无盗贼之警，而边疆皆赳武之士。神哉，圣主之牢笼驾驭乎！"参见魏源：《圣武记》附录卷 14，《魏源全集》第 3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567 页。

② 依次引自魏源：《海国图志》卷 1，《魏源全集》第 4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28 页；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 10，《续修四库全书》第 114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66 页；《康有为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光绪《永康县志》卷 14《艺文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47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年，第 866 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81 页；史松：《雍正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76 页；等等。

勇可观者百余人，咨送兵部奏闻，候朕拣派官员训练教习，以备军旅之用。若武生、武童及乡勇、民壮等人内有可以入选者，亦入数内拣选；若有曾经获罪之人已邀赦免者，亦准咨送。倘以不应选送之人草率塞责者，将来考验之日，将该督抚从重议处。每人本籍额外给与守粮一分，以养赡其家口。本人进京之时，着督抚动支公用银两，赏给以为路费，务于今年八九月内送到。若路远之省，分别宽其期限。直省合计以二千人为率，其酌量省分人材派送若干名之处，着办理军需之大臣议奏。钦此。①

可见，清廷本意是想从内地各省普通民人中选拔人才，但也允许武生、武童、乡勇、民壮甚至遇赦罪犯参选。浙江总督李卫后来奏称勇健营内有数百名武生，② 说明武生是勇健兵的重要来源之一。上谕称此次召募是为“备军旅之用”，从当时军情和日后结果来看，即备准噶尔战事之用。清廷要求各省给每名入选者的原籍家口一分守粮，目前可知山西和贵州是按营兵之例给予的。③

上谕要求直隶和各省“合计以二千人为率”。从结果来看，此次召募共选出 2022 人。目前可知有的省份在选拔勇健兵时会举行考试。如广东南海县简村堡人罗国用“初、再试皆赏银，三试赏龙绢，充勇健营力士”；④ 福建建宁镇某千总之子吴丙圆考取福建第十三名勇健，后来在京城被授为勇健营千总。⑤ 此次召募的勇健兵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之一是勇悍。沈青崖任职西北期间，曾作诗称赞西路军营伍中的勇健兵“免胄喜教鸣镝射，耸肩偏向石头迎”。⑥ 多年之后，昭梿亦称：“其最者，能开二十石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返。又能开铁胎弓，及举刀千斤者。”⑦ 方志也曾记载个别勇健兵力壮神勇。如宿州武生任维“精骑射，有神勇，力能举千斤石、开两石力弓”。⑧ 上述罗国用“貌雄伟，多力”，当地流传其推倒门楼、独扛重数百斤之船橹至书院，手举大船置于陆地等传说。⑨ 部分省份选出的勇健兵有其特色。如广州将军柏之蕃等人后来考评勇健兵时，发现福建勇健兵“刀牌熟练”，甘肃勇健兵“弓箭好者颇多”。⑩ 实际上，福建兵有使用藤牌作战的传统，清廷就曾征召福建藤牌兵参与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等战事；甘肃的弓箭文化悠久且发达。⑪ 不过，各省所选的勇健兵中亦混有无赖。如傅魁“少无赖，以材武入勇健营”；⑫ 山东汶上人韩毓光家道中落，“尝从草泽中游，与绿林辈往来甚悉，尝得其润余以为供给”，后来才应征入伍勇健营。⑬ 此外不排除遇赦罪犯会被选出。

---

① 《内阁刑科题本》，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吏部尚书协理户部事务讷亲等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02-01-007-015211-0013。这道上谕的简略本见于《清世宗实录》卷 104，雍正九年三月丁亥。

② 《浙江总督李卫奏覆遵议酌定勇健营马匹数目等营制事宜折》，雍正十年四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04 页。

③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年六月初十日山西巡抚石麟题，档案号：02-01-04-13077-004；《内阁刑科题本》，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吏部尚书协理户部事务讷亲等题，档案号：02-01-007-015211-0013。

④ 道光《南海县志》卷 44《杂录 2》，同治八年刻本。

⑤ 道光《建阳县志》卷 10《选举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1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482 页。

⑥ 沈青崖：《西路从军乐》，《寓舟诗集》卷 4，乾隆十三年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馆藏号：990080269610203941，第 3 页。

⑦ 昭梿：《啸亭杂录·续录》，第 227 页。

⑧ 《〈（光绪）宿州志〉校注》，周勇等注，白山出版社，2015 年，第 320 页。

⑨ 道光《南海县志》卷 44《杂录 2》。

⑩ 《广州将军柏之蕃奏覆会同考验各省勇健兵丁优劣情形折（附件：各省勇健兵丁分别等第总数清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0 册，第 510 页。目前可知，甘州人李咸熙、李元佐“皆以善射挑入勇健营”。参见钟赓起：《〈甘州府志〉校注》，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年，第 140 页。

⑪ 张胜利：《甘肃古代弓箭文化研究》，《中华武术·研究》2019 年第 11 期。

⑫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9，《袁枚全集新编》第 5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90 页。

⑬ 曾衍东：《小豆棚》，盛伟校点，齐鲁书社，2004 年，第 245-246 页。

对于要进京的各省勇健兵，同年八九月间，清廷开始筹划安置事务。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降谕兵部："各省挑选勇健兵丁二千名，该督抚送到时，着庄亲王、内务府总管常明料理安顿，即交与原任提督柏之蕃、原任副将缪宏加意训练。"[①] 九月二十三日，庄亲王允禄等人具折谈到勇健兵的安置之策：以三人一间为标准，在八旗、包衣牛录中就近拨出官房加以安顿；每人每月给予二两钱粮、一斛老米；鉴于冬季将近，再赏给每人三两内库银以添置冬衣等物。雍正帝随后批准该提议，并要求从速办理此事。[②] 次年四月，清廷将勇健兵迁至圣化寺北面所建营房居住。[③]

各省勇健兵到齐后，清廷命浙江总督李卫管理他们的技艺操演。李卫之后奏称"内有软弱不堪之人，请遣大臣挑选去留"。[④] 于是，雍正十年二三月间，清廷派柏之蕃会同李卫、周一德等人考评勇健兵。他们随后评出头等兵 432 人、二等兵 905 人、三等兵 349 人、"软弱老病惰玩无用者"（即应淘汰遣返者）336 人，详见表 1：

表 1　勇健兵考评结果

省份	原派勇健兵数	挑出头等兵数	挑出二等兵数	挑出三等兵数	发回本省软弱等兵数
浙江	154	53	101	0	0
江苏	100	28	52	5	15
安徽	100	25	43	27	5
福建	100	35	57	8	0
甘肃	140	44	53	14	29
直隶	140	37	56	25	22
陕西	160	24	64	32	40
山西	159	35	69	34	21
山东	150	27	67	21	35
四川	150	27	76	25	22
江西	50	15	27	2	6
广东	70	19	20	26	5
云南	90	18	42	24	6
河南	130	17	57	36	20
贵州	69	13	33	16	7
湖北	110	0	32	24	54
湖南	110	12	42	14	42
广西	40	3	14	16	7

说明：浙江所送 154 人中，真正的勇健兵丁实为 130 人，此外包括预备多送兵丁 14 人、教习目兵 10 人；浙江挑出二等兵 101 人中,4 名兵丁患病，李卫以所带兵丁补换，这 4 人亦被列入二等；山西原拟派 160 人，实际少送 1 人；贵州原派 70 人，途中病故 1 人。

---

① 《清世宗实录》卷 109，雍正九年八月癸丑。

②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为遵旨拨给各省选调勇兵钱粮事折》，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主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 4 册，紫禁城出版社，2014 年，第 330–337 页。按，原档系满文。

③ 《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报择定由各省选调勇兵入住六郎庄营房日期片》，雍正十年四月十一日，《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 5 册，第 169–171 页。按，原档系满文。

④ 《直隶总督李卫奏陈在陕汰回勇健兵丁赏银应照数勒追并赏给军前兵丁家口等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第 648 页。

其中，浙、苏、皖、闽、甘五省被列为头等；直、陕、晋、鲁、川、赣、粤、云八省被列为二等；豫、贵二省“人材技艺较上稍次，但驳回者尚少”，被附入二等；鄂、湘、桂三省因“筋力软弱，且无技艺，内多不堪之人，委属平常”，被列为三等。[①]

稍后，清廷开始在各省送到勇健兵中，拣选因公罣误备弁、武生教习兵丁、解送勇健之武举担任勇健营将弁。例如，因公罣误备弁中，原湖北德安营革职参将张灿受命担任勇健营游击；[②]武生兵丁中，四川安岳武生谭仁荣送部引见后，即被授为勇健营把总；[③]解送勇健之武举中，徐州武生徐照原在浙江总督李卫标下效力，带浙江勇健兵赴京后，即被拔补为勇健左营千总。[④]最终，勇健营共设立提督 1 员、总兵 2 员、游击 2 员、守备 4 员、效力参将 1 员、千总 4 员、把总 8 员、外委千把总 14 员。[⑤]

同年四月，勇健营营制开始确立。它分左右两营，十分之二为马兵，十分之八为步兵。除大鸟枪手 400 名外，营内还有 200 名炮手，分为四队，“内各用子母炮四门，每队中嵌行营大炮一位”。[⑥]

勇健兵在京训练期间，受到了李卫的认真督管。例如，他查出装病不学之后自称痊愈者 110 人，不仅自己装病还“从中煽惑阻挠傍人”的武生兵 9 人。[⑦]据袁枚后来记载：“（李卫）性好武，设勇健营，募兵教之击刺，一切器仗加鲜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执铁如意，登坛指挥。”[⑧]所谓勇健营乃李卫自设，勇健兵乃李卫自募，与史实有出入。不过袁枚称李卫披甲亲自指挥勇健兵的训练，结合档案来看，应该可信。

二、西北效力

雍正十年闰五月，清廷颁给原提督陈天培勇健营总统关防，并命其带领勇健兵前往陕西凉州驻扎。[⑨]1660 名勇健兵遂分作十起，从北京经河南、西安、凉州，于九月抵达甘州。[⑩]经过甘肃境内时，守备封荣九所领第七拨兵丁沿途与人吵架斗殴，封荣九未能约束。[⑪]率领第九拨兵丁的原参将乔元勋“早晚任意自行，全不体恤兵丁”。[⑫]抵达甘州之后，由于“各省风土不齐，

---

① 《广州将军柏之蕃奏覆会同考验各省勇健兵丁优劣情形折（附件：各省勇健兵丁分别等第总数清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30 册，第 510–515 页。据李卫后来奏称，他们将鄂、湘两省勇健兵列为末等的原因是相关主政官员“藐视玩忽”。参见《直隶总督李卫奏陈在陕汰回勇健兵丁赏银应照数勒追并赏给军前兵丁家口等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第 648 页。

② 柏之蕃：《广州将军为拣选各省勇健兵丁事》，雍正十年三月初七日，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 51 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 年，第 28915–28916 页。张灿后于乾隆七年四月初七日病故于河南南阳镇标右营游击任上。参见《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七年五月十六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档案号：02-01-006-000461-0006。

③ 道光《安岳县志》卷 12《武事下》，道光十六年刻本。

④ 《内阁兵科题本》，乾隆十年五月十三日兵部尚书班第等题，档案号：02-01-006-000697-0009。

⑤ 《内务府来文》，雍正十年七月十四日户部咨，档案号：05-13-001-000005-0036。

⑥ 《浙江总督李卫奏覆遵议酌定勇健营马匹数目等营制事宜折》，雍正十年四月初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2 册，第 102–105 页。

⑦ 《浙江总督李卫奏陈勇健各兵间日分拨起程赴西路军营等事宜请旨遵行折》，雍正十年闰五月初十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2 册，第 446 页。

⑧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 7，《袁枚全集新编》第 5 册，第 149 页。

⑨ 《清世宗实录》卷 119，雍正十年闰五月壬寅。

⑩ 《署陕西总督查郎阿奏报遵议料理赴西路军营勇健兵丁及官员马匹锅帐等事折》，雍正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2 册，第 547 页。

⑪ 《勇健营总统提督陈天培奏报守备封荣九所领生兵与人打架严加责训令其改过折》，雍正十年九月十九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319 页。另，封荣九是直隶真定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科武状元。

⑫ 陈天培：《勇健营为特参效力怠惰之废员事》，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清档案》第 54 册，第 30653 页。

性情淳梗不一，且营伍规矩一时未能熟习”，有 14 人陆续脱逃，陈天培奏报此事时，已拿获 8 人。① 副都御史二格自甘州回到肃州，向署陕西总督刘於义提到“勇健兵逃走拿回者甚多，甚不安静”。刘於义此前听闻、密访过勇健营情形，于是同二格联名奏请两件事：一是将勇健营中三四百名“无藉骄悍不可用者”尽行淘汰；二是另简贤员统率勇健营，以取代“年老才庸”的陈天培。② 雍正十年十一月，提督陈天培、总兵徐起凤俱遭革职，由刘於义安排在苦差上效力，所得领兵俸赏等项照数追回。勇健营总统总兵官一职由勇健营总辖总兵官周一德接任。③ 雍正十一年正月，清廷降旨命周一德淘汰部分勇健兵，将他们遣回原籍，“交该地方官严加收管，不令出境生事”。④ 周一德最终淘汰庸劣无能者和强横不法者共 329 人，⑤ 勇健营存留 1225 人。⑥

雍正十一年四月，勇健兵受命从甘州出发，分作四起，护解 120 余车火药等军需品，于同年七月抵达巴里坤西路军营交割，⑦ 就此留驻巴里坤约三年。他们未曾经历战阵，因此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不是受到重用的主力。如雍正十一年冬和十二年冬，为防备准军来犯，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都曾分派大股军队分驻北山、南山，而将包括勇健兵在内的少量军队作为策应，留驻大营。⑧ 雍正十二年九月，副都统班第等人率军于哈透等处击败准军，斩 400 余人，擒 36 人。张豹、周一德等人各率所属兵丁前往哈透支援时，刚行至白杨沟，便闻知哈透之捷，遂率师返回。⑨ 可见，勇健营在哈透之捷中功劳颇为有限。然而，据乾隆《凤凰厅志》载，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周一德率 300 名勇健兵巡哨至白杨沟时，首次与准军相遇，最终大败千余名准军，斩 400 余人，擒 36 人，“夺马驼器物无算”，而勇健兵只有 2 人受伤。⑩ 又据同治《徐州府志》载，勇健营守备徐照率 500 骑兵邀击数千名准军，“驰一日夜，至白洋沟败之”。⑪ 结合档案来看，这两处记载与史实有出入。此期西路军与准军之间已无大的战事，勇健兵与准军作战，目前所见，只此一例。此外，勇健兵可能会巡哨。据民国《连城县志》载，勇健营千总、福建连城人项弘曾经“游巡塞外，至颉利河等处”。⑫ 颉利河可能指伊犁河，勇健兵盖难以深入准部，巡逻至此。

---

① 《勇健营总统陈天培奏陈借动军需银两宜俟凯旋之日陆续扣还等事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713 页。

② 《署陕西总督刘於义奏陈宜严加甄别挑汰勇健兵丁并请另简贤能提督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765–766 页。

③ 《勇健营总统陈天培奏陈借动军需银两宜俟凯旋之日陆续扣还等事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3 册，第 713 页；周一德：《勇健营总统总兵官为任事日期事》，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清档案》第 54 册，第 31145–31147 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 127，雍正十一年正月丁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 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88–289 页。

⑥ 《直隶总督李卫奏陈在陕汰回勇健兵丁赏银应照数勒追并赏给军前兵丁家口等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第 647 页。

⑦ 《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勇健营官兵护解火药到营日期折》，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4 册，第 970 页。

⑧ 《清世宗实录》卷 136，雍正十一年十月癸酉；《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派拨分驻南北两山防冬官兵安营情形折》，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7 册，第 301–304 页。

⑨ 《西路副将军张广泗奏报官兵击溃进犯哈透卡伦准彝并俘获情形折》，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963–969页。这道奏折的简略内容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47，雍正十二年九月壬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36，雍正十二年九月壬辰，《故宫珍本丛刊》第 48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142 页。

⑩ 乾隆《凤凰厅志》卷 20《艺文》，《故宫珍本丛刊》第 164 册，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16 页。

⑪ 同治《徐州府志》卷 22 上之下，同治十三年刻本。徐照于雍正十一年三月由勇健左营千总升任勇健右营左军守备。参见《内阁兵科题本》，乾隆十年五月十三日兵部尚书班第等题，档案号：02–01–006–000697–0009。

⑫ 民国《连城县志》卷 26《艺能列传》，李兰芳、李传耀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782–783 页。

在西路军效力期间，勇健兵不复生事，表现尚好，故而清廷仍旧给予优待。如雍正十一年六月，鉴于勇健兵“循分守法，有奋勇效力之心”，清廷赏给他们所借银两等项共 17 203 两，免其在月饷内坐扣，并给予马步战粮。[①] 雍正十二年十至十一月间，清廷又规定，勇健兵遇红白事件，按绿营兵之例分别赏给银两，在各标营生息银两内就近赏给。[②]

三、建制撤销与人员去向

雍正十三年五月，鉴于已与准部达成和议，清朝开始撤回西路军部分官兵，1183 名勇健兵因“到营日浅”，仍旧留驻。[③] 乾隆元年三月，勇健兵亦受命撤回。至于如何安置他们，署理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人提议：官兵“似应各归本省，分发就近之督抚提镇，随标效力，仍照例支领粮饷，以资日用。如有情愿入伍者，遇本标兵丁缺出，即行充补；如有情愿告退者，亦听其自便，以省糜费；如有勤劳素著、技勇可观者，即酌量拔补；倘有不法生事者，即随时咨部斥革”。将弁率领兵丁到省后，留在该省，照衔补用。[④] 该提议随后获清廷准允。[⑤]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周一德率 1170 名勇健兵踏上归程。[⑥]

此后，有的勇健兵尤其是将弁开始或继续在武官任上效力、迁转。如广东嘉应州人、勇健兵黄申伯后来担任潮阳营把总、儋州营守备等职，最终在直隶提标密云城守营都司任上因病休致。[⑦] 勇健右营游击尹君庆带领直隶勇健兵返回直隶后，即被直隶总督李卫补授为龙泉关游击。[⑧]

也有勇健兵隐居乡里或出家为僧。如上述谭仁荣被遣回后，放弃任官机会，“以亲老力辞归养”；[⑨] 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曾在常州遇见一名不懂禅理、“念佛持清警”的僧人，交谈间得知他从前“于陕西勇健营从军”，后来才猛然“放下屠刀”。[⑩] 此番从征经历或许是他看破红尘的重要原因。

有的勇健兵留有相关诗文。如甘肃古浪县某酒家墙壁上题有《初秋过古浪》诗一首，相传即勇健兵西行路过时所作。[⑪] 安徽来安武生、曾补任勇健右营把总的周绍烈“据采访所言”，著有《巴尔库尔记》。[⑫] 山东日照武生丁光曾著有《西天草》，“记山川风土、人民习尚，不啻按籍

---

① 允禄等：《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 13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1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68 页。该上谕的删减本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132，雍正十一年六月癸亥。

② 《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代勇健营兵丁叩谢恩赏生息银两折》，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7 册，第 304–305 页。

③ 《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覆酌议撤留兵丁并派拨行走料理马驼等项各缘由折》，雍正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8 册，第 405 页；《清世宗实录》卷 156，雍正十三年五月丙寅。

④ 《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元年三月初六日署理宁远大将军查郎阿等奏，档案号：04–01–01–0005–045。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5，乾隆元年三月癸丑。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42，乾隆元年七月甲辰，第 225 页。福建浦城等县勇健兵撤回时还带上了已故战友的骨殖。参见《内阁吏科题本》，乾隆二年六月初六日福建巡抚卢焯题，档案号：02–01–04–12977–012。

⑦ 光绪《嘉应州志》卷 21，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同治《大埔县志》卷 14《职官》，光绪二年刻本；《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直隶总督周元理题，档案号：02–01–006–002270–0029。另一题本提到他“曾经出师西路，著有微劳”。参见《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题，档案号：02–01–006–002172–0001。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26–427 页。

⑨ 道光《安岳县志》卷 12《武事下》。

⑩ 弘历：《跋马过常州至舣舟亭进舟遂成是首》，《御制诗二集》卷 6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370 页。

⑪ 乾隆《古浪县志》卷 4，乾隆十四年刻本。

⑫ 宣统《来安县志》卷 11《人物志》，景刚、曹小云等点校，黄山书社，2007 年，第 284 页；民国《安徽通志稿》卷 15，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而稽”。[①] 他们身为内地人，借此经历加深了对西北边疆社会的认识。

四、结语

清廷召募勇健兵时，最初共选出 2022 人。为清理其中的无能者和生事者，官方在北京淘汰了 336 人、在甘州淘汰了 329 人，淘汰率约 33%，人数可谓不少。有的勇健兵被淘汰遣返后，仍会生事。如四川勇健兵简居仁曾冒充外委把总行骗。[②] 在清廷看来，勇健营有“此等无赖之徒”，挑选者、管理者和兵丁都有责任：“各省督抚不慎重拣选，滥募充数；总统大员不能严行约束，整饬教导；而在伊等受恩而不知感，自甘废弃，冥顽恶劣。”[③]

后世大多认为清朝设立勇健营的意义是清理了各地盗贼。就目前可见的上谕等档案来看，清廷并未表露出设勇健营以清理各地盗贼的政治意图，但各省官员在选拔勇健兵时，确实曾有意或无意地将无赖之徒选送京城。清廷后来在淘汰遣返部分勇健兵时，也会要求地方官严加管束他们。由此看来，清朝设立勇健营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地方治安，但这不是其主要历史意义。从本文的讨论来看，其主要历史意义实则在于：其一，勇健兵曾奔赴西北，在巴里坤军营驻守，为清朝统一西北边疆大业付出了心力甚至生命，有一定的苦劳和功劳。其二，给各省强悍民人尤其是武生、革职将官提供了一条效力、上进的途径，为各省军营培养、锻炼了一批将弁。

---

① 光绪《日照县志》卷 8《人物》，光绪十二年刊本。

② 《广东总督鄂弥达奏覆查明粤省裁汰勇健营回籍兵丁并无假冒职衔生事不法折》，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四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5 册，第 830 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 127，雍正十一年正月丁亥。